

尿毒症父亲隐病情打工供养子女



雷晓青和爸爸唯一的合影

姐弟俩一直认为爸爸身体很好,没想到,爸爸到了尿毒症晚期,还在打工给他们挣学费和生活费。

深深地自责和愧疚之后,姐弟俩不惜一切地挽救起爸爸的生命……

要留下爸爸的容貌

这是雷晓青和爸爸唯一的合影。

清明前一天,她刚踏出寝室门又折了回去,抓起室友的数码相机放进自己包里,边走边给室友打电话:“借了你的相机,我等不及你回来,我要回重庆开县看爸爸。”

一年来,每次见到爸爸,她都担心是最后一面。这次,她无论如何要定格下爸爸的容貌,她怕爸爸突然走了……

这张合影就是这次回家照的,弟弟和爸爸也合了影。照片上的爸爸很憔悴,雷晓青挽着他的手臂,在背后支撑他那被尿毒症折磨得很虚弱的身体,就像记忆中,爸爸用他那虚弱的躯体支撑起这个家。

记忆中,在外打工的爸爸还有一句常说的话:“我很好,你们安心读书。”直到爸爸快不行了,姐弟俩才知道,爸爸说这

句话时,早已徘徊在生死边缘。

雷晓青去年大学毕业,和妈妈一样,她与弟弟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爸爸,为了这个家,可他们仍觉做得太少,欠爸爸太多。姐弟俩都想割一个肾给爸爸,延续他的生命。

“爸爸一直在骗我们”

雷晓青老家在开县南雅镇天津村11组,现在山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做电脑系统维护工作。她是个很成熟、漂亮的女孩。

“爸爸是为了我和弟弟才病倒的,在广东东莞,医生一晚下了3次病危通知,他和妈妈都瞒着我们。”雷晓青永远记得那天——2008年1月31日。

“晓青,你爸得了尿毒症,不行了!”同在东莞打工的表姐打来电话,那时,雷晓青正在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读大三,她不敢相信:“我昨晚打电

话,妈妈还说爸爸很好。”

雷晓青和弟弟雷海林赶到东莞,见到4年没见面的爸爸雷正轩。

雷晓青回忆:“破旧的出租屋里,爸爸躺在凌乱的床上,很瘦很瘦,奄奄一息。”因没钱,雷正轩在医院呆了一晚便出院了,就是那晚,医生给他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。

“你爸爸早就查出患了尿毒症,他不准我告诉你们,怕影响你们学习。这次再不告诉你们,我怕你们就看不到他了。”妈妈带着哭腔的声音让姐弟俩顿时懵了。他们从不知爸爸有尿毒症,只知爸爸1998年得了慢性肾炎。

“2001年,爸爸说他病好了,又和妈妈到广东打工。”雷海林眼睛红红的,“我们一直以为爸爸身体很好,真傻,慢性肾炎怎么可能说好就好呢?”

“傻孩子,你们来做啥,我

很好。”看到孩子们,雷正轩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。

“爸爸,你为什么要骗我们?每次打电话,你总说很好……”话没说完,雷晓青已泣不成声。

想到爸爸入院当天还在工地上忙碌,还按时给儿女寄生活费,还在电话里说自己很好,雷晓青和雷海林开始恨自己,这么多年来竟忽略了爸爸,自责的泪水浸湿了爸爸身上破旧的棉被。

姐弟俩发誓,要让爸爸真的好起来。

弟弟带着爸爸读书

让大家没想到的是,半月后,雷正轩脱离了生命危险,回到开县后,妈妈付前芳又匆匆去了广东,她要为丈夫挣救命钱,为儿女挣学费。她在一工地做饭,月工资不足1000元,可她每月只给自己留50元,其余的全寄回家。

妈妈走了,雷晓青也要回主城上学,照顾爸爸的重任落在弟弟雷海林身上。

“你们安心上班、上学,爸爸交给我。”雷海林似乎突然间长大了,他已决定,带着爸爸一起去读书。

雷海林在附近的铁桥镇中学上高中,老家的房子到处漏雨,他就在铁桥中学旁租了间破旧的民房。

每天,雷海林一早就起床安排好爸爸一天的生活,中午放学后又赶回出租屋为爸爸做午饭,然后匆匆赶往学校,下午放学和上晚自习之间的短暂时

间,他也得回去。夜深了,他还要复习、做家务、为爸爸洗衣服。

病重时,雷正轩连床也起不了,晚上要起夜好几次。每次,看到儿子睡得那么熟,他都不忍心叫他,“儿子特别警醒,我稍有响动他就醒了,起来扶我上厕所,给我端水。”

每星期,雷海林都要带爸爸到县城人民医院做两次透析,“他老不准我请假带他去,我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坐一个多小时车去医院?”雷正轩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耽误儿子的学习,“他马上就要读高三了,我拖累了他。”

弟弟想给爸爸捐肾

清明节放假3天,雷晓青带着相机回开县看爸爸,她在三军医大给爸爸买了10支10000单位规格的促红素,医生说,爸爸严重贫血,开县没有10000单位的。

见到女儿,雷正轩挣扎着坐起来,第一句话仍是:“跟你说不说,莫老回来看我,浪费路费,自己好好工作。”

“他总是这样——哪怕明知知道骗不了我们。”雷晓青说。

雷正轩的尿毒症已到晚期,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。雷晓青打听说,换肾要好几十万,姐弟俩都想为爸爸捐出一个肾,可他们连做配型的钱也没有,雷晓青至今欠着学校1万多元学费。

“爸爸透析一次要500元,还要吃很多药,每月至少要4000元,能借的亲友都借遍了。上个月,爸爸病情加重又进

了医院,花了一万多元,要不是我单位资助和同事捐款13000多元,爸爸可能已不在了。”雷晓青说。

和妈妈一样,雷晓青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在爸爸身上,扣去房租,她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有1500元,每月至少要寄1300元给爸爸。

“她们4个女孩住套寝室,都是合起做饭吃,只有雷晓青单独开伙食,很少吃肉。很多衣服都是朋友不穿了送她的。”山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红兰无法想象,这个女孩如何做到每月只用200元。

“我的伙食和别人不一样。”雷晓青说,什么也没有比延续爸爸的生命重要。她还拒绝了单位办的养老保险,这样,她自己就不用缴那每月90多元的保险费,又可多给爸爸寄90多元了。

雷晓青永远记得自己上大学时,面对每年5000多元的学费,很多亲友都说:“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,何况家里这么穷,让她早点去打工算了。”可爸爸总说自己没文化,不能再让孩子没文化,哪怕是欠债。

“他用自己的命为我换来一张大学文凭,如果那时就知道爸爸的身体这样差,我绝不会上大学。”雷晓青说,现在,是该她和弟弟报恩的时候了。

“将来上了大学,我还要带爸爸一起去,让妈妈和姐姐安心挣钱回来救爸爸,给爸爸换肾。”雷海林说,哪怕有一线希望,他和姐姐也不会放弃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杀“替身”骗保 家族4人获刑

一个家族4名成员,为骗取42万美元巨额保险金,找来拾荒男子当“替身”,制造车祸将其杀害。

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,李春兰犯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罚金15万元;其继父胡建刚,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,缓期2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李春兰的姨侄吴波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;李春兰之女李琪琪被判10年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5万元。

此案从公安机关逮捕被告人至今,历时3年之久。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,李春兰于16日押赴刑场。

大案回放

投保人“杀”死自己揭惊天杀人骗保案

李春兰今年51岁,武汉市人,1993年因诈骗罪获刑15年,1996年因病保外就医。女儿李琪琪28岁。胡建刚是李春兰的继父之子,吴波是李春兰姐姐的儿子。

2005年8月17日,武汉警方接到来自香港的信件,请求调查一起涉外保险案。信中称,武汉居民胡建刚(2004年7月28日)买一份保额为42万美元的人寿保险,不到一年就“死”于交通事故,他的姐姐李春兰作为索赔代理人向公司

索赔。但保险公司调查员发现疑点:胡建刚各时期照片与遗体面像不吻合;事故现场没有发现明显刹车痕;死者血样与胡建刚生父的血样,经DNA鉴定无“父子”关系。

而早在此前,“胡建刚”被火化时,江汉交警曾接到一个神秘电话,称“胡建刚健在”。事后警察查明是李琪琪的男友打来的匿名电话。

综合这一系列疑点,警方初步认定,胡建刚是假死,骗保是真。深入调查中,车祸现场报警人刘某又交出关键线索:报假警是李春兰指使,报警当晚曾听到李春兰对一名男子骂骂咧咧:“连人都轧不死,事情都搞砸了”,那男子说:“我只管把他丢在马路,轧人是吴波的事。”

2005年9月,警方在青山一工地,将胡建刚抓获。当月,李春兰在深圳落网。同月27日,另一涉案人吴波在孝感被抓,到案后,他对参与杀人骗保供认不讳。10月10日,李琪琪被警方抓获。

胡建刚的落网,揭露出惊天杀人骗保案:2004年初,李春兰向胡建刚提议骗保,胡建刚答应。当年5月,李春兰出资,胡建刚赴港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购买42万美元的人寿及意外伤害保险,受益人为其父胡远国。2005年4月,胡建刚找到一名与其外貌相似的乞丐,同月21日晚将其灌醉后,由李琪琪驾车将其带至张公堤堤下公路,再由吴波驾车将其轧死,伪造“胡建刚”遇难假象。

同年5月24日,李春兰以胡远国委托身份赴香港向保险公司索赔。

随着调查的深入,另一起“诈尸”骗保案也浮出水面。2003年3月,李春兰的女儿王妮通过香港的姑妈,向美国友邦驻香港保险公司投保20万

美元。李春兰生出诈保的恶念:如果找一具死尸冒充女儿溺亡,就能骗取保险金。

2003年8月,李春兰指使女儿邀邻居游泳,设计出女儿“溺水”的假象,还带几份寻尸启事,顺长江下游散发寻找。8月13日,李春兰面对一具无法辨认面相的死尸嚎哭,证实这具尸体就是女儿“王妮”。

李春兰持报案材料,骗过警方备案,并在鄂州将“女儿”火化。有几次,藏匿在外的王妮偷跑回将军花园家中,被邻居发现,以为“撞见鬼”。

李春兰因此从美国友邦驻港保险公司骗赔折合166万人民币。为掩盖女儿诈死事实,李春兰同年底将王妮改名“李琪琪”,并托人为其取得新的户口和身份证,将女儿出生年由1981年改为1983年。

记者直击

对话临刑前的李春兰:不该把女儿卷进去

临刑前几日,记者经特许在看守所与李春兰面对面。她扎马尾辫,精神状态看上去还不错。“对死刑的结果,我没想到……”李春兰称。

回忆起当初沿江找女尸的情景,李春兰说,当她看到和女儿身材相当的浮肿女尸,还真想起了女儿,不由大哭一场。这场假戏真做,骗过了不少人。

李春兰称,当她接到巨额保险赔偿时,简直不敢相信,后用部分款项投资了几个门面。记者:你现在最后悔的事是什么?

李:不该把女儿卷进去。

记者:作为母亲,你自责吗?

李(声音哽咽):我很心痛,心在受煎熬。我和女儿羁押在同一看守所,却不能照顾她。记者:想对女儿说些什么?

李春兰:我希望她好好接受改造,以我为戒,以后好好面对人生。也希望以我这个典型去教育其他人。

记者随后对李春兰家族骗保案的3名同伙也作采访。吴波称,只怪自己住小姨家,一切听从小姨的安排,“我自己绝对没有胆量去杀人”。而李春兰之女李琪琪面对提问,始终沉默。

胡建刚惦记的是儿子和老父亲。“老父亲近90岁了,说走就会走,可怜他老人家怕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……”

案件反思

公诉人曾赴香港取证感叹保险行业有漏洞

2006年9月,武汉市检察院对李春兰杀人骗保案提起公诉,主办此案的公诉人李钢称,此案作为武汉市第一起涉外骗保案,李春兰和亲友合谋杀人骗保,案情重大,影响恶劣,“为将此案办成铁案,曾专程到香港取证”。

公诉人李钢告诉记者,此案暴露出保险行业的制度漏洞。在保险行业,投保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,或者发生事故后,夸大保险标的和事故后果,使得反保险欺诈调查员难以界定,这样的保险行业现状下,仅靠我国目前的《刑法》和《保险法》进行打击和防范,还不够,这方面也需要与国际接轨,需要出台专门的《反保险欺诈法》一类法规。

此外,保监会应成立专门的反保险欺诈调查部门,对付专业的保险欺诈和保险诈骗犯罪。再就是,保险公司应加强沟通与合作,加快信息网络的科技含量和工作效率,要转变行业间各自为政的单一竞争,打破行业间信息壁垒,建立除个

人隐私、公司商业机密外的公共信息共享平台。在本案中,胡建刚因涉嫌欺诈在前一家保险公司投保未成,若保险行业建有共享信息平台,他到另一家保险公司投保时就很难成功。

据中国保监会湖北监管局统计研究处周红雨介绍,目前,全球保险诈骗金额约占赔付总额的15%,我国骗保问题的比例在20%至30%之间。就湖北而言,全省每年骗赔的金额估计有7亿到10亿元。

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副主任梅志盟教授认为:在社会转型期,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,一些人诚信、守法的意识越来越淡薄,使保险业面临道德风险和诚信危机。不法分子将骗取保险赔偿金作为生财之道,蓄意骗保。在这种情况下,保险公司的防范意识和内控管理,急需更上档次杜绝漏洞,不轻易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。

记者回访

回访李春兰家:88岁胡远国照顾孙儿

4月13日,记者来到李春兰出事前的住所——紫藤花园一栋单元楼的一楼。这套120平方米三居室的跃式住房,是李春兰于2004年第一次骗保得逞后购买,李春兰和女儿一直居住在此。

2005年9月,李春兰和胡建刚被抓获。胡的父亲胡远国搬来此处居住,照料可伶的孙儿。

刚落座,瘦骨嶙峋的胡远国就声音哽咽,双眼微红:“李春兰把我们一家子害惨了……”李春兰从小就在少管所几进几出,坐牢成家常便饭,我和她妈妈都不喜欢她。”88岁的胡远国说,李春兰是她的继女,李春兰7岁那年,她母亲

离婚后嫁到胡家,但李春兰并没有跟母亲和继父胡远国一起生活,与生父住大夹街。胡远国说,胡建刚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,“建刚小时候蛮乖,蛮听话,但头脑简单,听姐姐李春兰的话,才落到如今下场。”“我不袒护儿子,毕竟他犯了罪。”老人说,胡家最对不住的是儿媳和读初中的孙子。老人指着屋外晾晒的床单和衣服说,儿子出事后,媳妇在外租房,但常回来照顾自己和孙子,“帮这边干点家务”。

屋内客厅墙壁上,挂有李琪琪的照片,李春兰曾经住过的卧室,现在是继父住着,另一间朝南的房是李琪琪的卧室。飘窗上透出一抹明媚阳光,紫色的床单,紫色的窗帘,墙壁四周,是李琪琪的艺术照。

胡远国告诉记者,胡建刚想赚钱,李春兰劝说,要发财就去香港,后来就果真跟她去了香港。

当时李春兰要胡远国签字,称要给他办护照,带胡远国出境旅游,“全世界都可以去”,因为保险受益人是继父胡远国,李春兰又告诉继父说他年纪太大不能出国,要胡远国委托她去香港拿钱,当时李春兰说可以拿百把万(实际300多万)。

胡远国说,自己也受了李春兰的骗。2005年5月份李春兰带他去了深圳,李春兰将胡远国带到香港和深圳的海关大门前,让胡远国一只脚站在门内,一只脚站在门外,“她对我说,这就算是到了香港”,去深圳那几天,就去了类似江汉路步行街的地方玩了一下。

记者临走时,胡远国说,自己都80多岁了,心脏不好,不管儿子是枪毙还是坐牢,希望能早点坐下来,晚上想到这些就整夜睡不着,一点底也没有,“唯一的想法,就是想见儿子一面”。据《楚天都市报》